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前集卷

二十五至
三十三

詳校官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程瑔

謄錄監生_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五

宋 胡仔 撰

本朝

後山詩話云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

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
道華下醉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
纔到天心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迂叟詩話云太祖以開寶九年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
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于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
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
南陽永熙挽詞曰朝憑玉几言猶在暮啓金滕事已非
時稱佳作至真宗朝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

方興假日視事度歷初乃如舊

石林詩話云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真宗眷之不衰聞疾愈即起為郡未幾復以判祕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拜官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鉉槩諮詢辨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卒與寇萊公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亦無愧矣

石林詩話云神廟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為壽神廟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廟即降步親扶慈聖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為侍郎進挽詩有云珠羈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紀二事神廟覽之泣下

盧多遜

後山詩話云太祖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
為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
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
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桐江詩話云曹希蘊貨詩都下人有以鼓梢交為韻索
賦新月詩者曹詩云禁鼓初聞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
梢誰家寶鑑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模多遜之句
也

漫叟詩話云希蘊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常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徐鉉

東軒筆錄云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為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

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為碑但
推言厯數有盡天下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邁禍南
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
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善異日復得鉉所撰
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
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
陽陌白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
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

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吳王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千古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王元之

西清詩話云王禹偁元之父本磨家畢文簡士安為州從事元之代其父輸麵至公宇立庭下文簡方命諸子屬句云鸚鵡能言寧比鳳元之抗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曰子經綸滿腹將且名世後與公接武朝廷

石林詩話云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為最勝處王翰林元之為長洲宰時無日不携客醉飲嘗有詩曰它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

蔡寬夫詩話云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

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為詩
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張乖崖

西清詩話云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
霖三十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
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
尚書青州傅霖闔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
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

我哉公問何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公曰
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古今詩話云張忠定少謁華山陳圖南圖南贈詩云自
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
須多謝鬢邊蒼始皆不諭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發瘡
於鬢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茗溪漁隱曰余考三朝
正史張詠傳真宗時詠再任昇州頭瘡甚上憫之代
還不能朝謁復求領郡命知陳州卒則西清詩話之言

是也其古今詩話以謂移守金陵遂薨非也

侯鯖錄云傳逸人真廟時人贈張忠定詩曰忍把浮
名賣却開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
花任往還張荅云蕭蕭疎葦對門墻見說新秋膾味長
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魂夢繞寒塘

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
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
老尚書蕭改恨作辛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

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
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

冠萊公

石林詩話云冠萊公南遷道過襄陽曾留一絕於驛亭
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
无榮无辱自由身林下大槩言之初无主名也胡秘監
旦素不為公所喜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公為
已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莫不皆笑

王文穆

西清詩話云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
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
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離洞府鴈拖秋
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對
曰某門客王欽若上遽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後信任
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焉

丁晉公

冷齋夜話云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
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為工及讀東坡詩云花曾
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便覺才力相去遠矣
高齋詩話云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
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
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洪駒甫詩話云潘子真為予言晉公詩綠楊垂手舞黃
鳥緩聲歌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緩聲後緩聲故丁

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

唐子西語錄云張文昌詩六宫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
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
手皆舞名也

潘子真詩話云晉公自朱崖內徙浮光清逸尚幼侍曾
祖母壽安縣君歸寧陶商翁其族姪也亦自義柳來晉公
一日循江湄散步見舡行戲為語曰舟移水面凹令諸
甥對之陶應聲云雲過山眉展丁以謂水實有面眉以

况山虛實不等當作雲過山腰細規模雖出一時不甚
超卓然前輩屬詞之切教導後生亦自有方

夏英公

東軒筆錄云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
少好讀書攻為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沆退朝
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
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宗及
叙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

陳恭公

生朝附

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真宗嘉其敢言朔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為右正言然為王冀公所忌一日真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舞人

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初罷政事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

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
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
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
仕

西清詩話云周邦彥美成上家公生日詩云化行禹貢
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時稱警策

高齋詩話云汪彥章上蔡元長詩云班立青雲腰佩玉
手持洪造印塗金

漫叟詩話云近世士大夫作獻壽詩祕藏函谷關中子
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鬢鬚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
時獻混元圖又詩云邠州教授貧希有獻壽無花亦無
酒惟有新詩三百篇一年一度獻一首後人多竊其意

杜默

隱居詩話云李文定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
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況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
育萬種我公蟠屈為心胷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

為清節孤輪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為機權餘光燭物
無洪細我公得此為經濟終篇大率如此雖造語麓淺
然亦豪爽也默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謂之豪於歌者如
此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
同出身一命為臨江軍新淦縣尉年近七十卒

東坡云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
杜默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
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波

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
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
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
私酒食瘡死牛肉醉飽後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
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

宋 胡仔 撰

晏元獻

西清詩話云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
移植西岡第中特稱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
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
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

淺也公笑曰顧儻父安得不然一坐絕倒王君玉聞盜
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藥新
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自爾名園爭培接
遍都城矣茗溪漁隱曰王介甫紅梅詩云春半花纔發
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之詩暗
合然介甫句意俱工勝元獻遠矣

漫叟詩話云江為有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
瑁筵或謂作此詩者決非貴族或人評軸裝曲譜金書

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乃乞兒口中語苔溪漁隱曰青箱
雜記亦載此事乃元獻云此詩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
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氣象若樓臺側
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
塘淡淡風之類是也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
景否雲齋廣錄載近時人詩一聯云珠簾繡戶遲遲日
柳絮梨花寂寂春雖用珠繡其氣象豈不富貴不害其
為佳句也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

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後山詩話云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

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
爾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
如黃金必以白玉為對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些
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云止得一聯曰脰挺化
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為之絕倒

石林詩話云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
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

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
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留誦詩久之亦不
能無意也荆公它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言未
識真強分機械枉天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
此身

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
有二客乃歐陽學士脩陸學士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
見過不可不飲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

解歐陽脩句有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
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嘗語
人曰裴度也曾燕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
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曾恁地作鬧

潘子真詩話云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
青社晏亦出殿死丘歐乃作啓叙生平出處以致謝悃
其略曰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
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

知不為不深晏得書即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謄本答之甚減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

西清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每歎士風彫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睐隨燥濕變渝如飜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為序其事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逼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

九原芳草綠大家携酒哭青春

東軒筆錄云魯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
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魯
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
於公無所益也遂僣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
他日當自知也魯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
獻當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
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啓宴召宋

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邪許亦撫然而去苔溪漁隱曰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宋子京而言也吾故錄此事以附益之

宋子京筆記云天聖初元以來搢紳間為詩者益少惟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王公璿叅知政事宋公綬翰林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

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為詩不能自名矣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未有然晏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之酬和

鍾山語錄云晏相善作小詞詩篇過於楊大年大年雖稱博學然顛倒少可取者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

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然如此語意自高雅爾

侯鯖錄云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

宋莒公

西清詩話云二宋俱為晏元獻殊門下士兄弟雖甚貴
顯為文必手抄寄公懇求彫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莒
公兄赴鎮圃田同游西池作詩云長楊獵罷寒熊吼太
一波閒瑞鵲飛語意驚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
道黃頭閒守漢樓舡仍注空字於閒之傍批云二字未
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閒且見雖有舡不
御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蓋如

此也

西清詩話云宋元憲為內相望臨一時且大用矣同列有譖其姓宋名郊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怏怏會用新名移書與葉清臣仍呼同年葉戲荅云清臣是宋郊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即是當時劉更生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緣附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

鎮時取土築城因其地導潁水渚之略廣百餘畝中
為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
甚深宋荅公為守時因起黃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
相通則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
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曰展江然湖
水面雖濶西邊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
以為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為
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濬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荅公詩

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也

西清詩話云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謂曠古未有此語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園命幕客徐仲雅賦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園移下姮娥夜月樓用古句摹擬詞人類如此但有勝與否耳

西清詩話云長沙徐仲雅宮詞曰內人曉起怯春寒輕

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欄干其
富貴瀟灑可愛茗溪漁隱曰余嘗作春寒絕句云小院
春寒閉寂寥杏花枝上雨瀟瀟午牕歸夢無人喚銀葉
龍涎香漸銷聊效其體也

西清詩話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王文正魯李
文定迪宋元憲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皇
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曰
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

士然未幾薨于位自慶厯距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異哉

宋景文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翰林諸公皆入二府時包拯為三司使宋祁守鄭州二公久次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云撥隊為參政成郡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尚書明年包亦為樞密副使而徐以翰林承旨召景文景文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

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為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僊骨上到鰲山更上頭

苔溪漁隱曰包孝肅拯合肥人及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謗議公乃為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為棟衡剛不作鉤其守正不回如此

石林詩話云子京不甚為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

多補外嘉祐中始再入為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疾
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類苑云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為記刻于石後
人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闕其一
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真宰相刻石好文章
魏公聞之不喜唐子西語錄云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
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
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掄焚焚收而溺至引鵠

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東軒筆錄云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醞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僊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冷而歸

王君玉

緇素雜記云西清詩話言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為黃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為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為軟飽北人以晝寢為黑

甜故東坡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
西清詩話云王琪君玉詠秋蓮詩曰蠶寒水蠶瘦蜂老
露房空聞角曰隴鴈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又
有詩曰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小閣棋

鍾山語錄云或歌王琪詩者荆公曰琪詩雖時有奇句
然雕鐫不自在

陳輔之詩話云王君玉有望江南十首自謂謫僊荆公
酷愛其紅綃香潤入梅天之句

石林詩話云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時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為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為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為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為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亦自如

人意也

王直方詩話云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預作口號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然是夜却微陰公云使不着也少游乃別作一篇其末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却回秋色作春陰真所謂翻手作雲也

漫叟詩話云南唐僧謙明中秋得句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得上句次年秋方得下句嘗見使燕錄云

惟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苕溪漁隱曰東坡中秋月
詩云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注云故人史生為余言
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此候之
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是說與使
燕錄相合因附之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七

宋 胡仔 撰

陳文惠

張文潛云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美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東軒筆錄云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

為人高亢少許可具文章尤尚奇澁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為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荅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古極銜之會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作恭帝陵詩曰弄楯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述古得其詩遽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于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

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惡之遂褫李所居
職自是連蹇於侍從垂二十年竟不用而卒

蔡文忠

類苑云蔡文忠公齊擢進士第一以將作丞倅充將母
之官年少氣銳日沈酣以酒色廢務賢良賈公餗居郡
中屢謁不得見因書一絕屏間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
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文忠
見之亟往泣謝自是終身不飲酒茗溪漁隱曰余舊記

一小詩云京師素號酒色海溺者常多濟者稀吾子堂前有慈母布衣須換錦衣歸不知誰氏作規誨之言惜其散逸故附于後

韓魏公

迂叟詩話云韓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為詩云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閒時人稱其微婉

類苑云魏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

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
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著闕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
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
在此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之
莫見其指皆此類也

苔溪漁隱曰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眼故人殊
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皆於黃花用晚節二字
蓋草木正搖落之時惟黃花獨秀故可用此二字

石林詩話云慶歷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大名真定高陽為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緝邊魏公自鄆州徙鎮則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真亭詩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饑涉春未嘗一遊陳薦在幙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為相

桐江詩話云陳舍人薦彥升有彭城八韻為人所稱多以燕子樓
為絕唱殊不知子房廟詩最為警絕詩云博浪沙中觸副車潛
遊東夏識真符風雲智略移秦鼎星斗功名啓漢圖商
老已來寧少海赤松還約訪僊都雍容進退全天道凜
凜高風萬古無燕子樓詩併載于後識者自知其優劣
也詩云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住水邊樓風清玉簫
慵歌枕月好珠簾懶上鉤寒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
裁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夕休燕子樓即

張建封侍兒所居其事具載麗情集彥升高祖廟詩云
塵靜山川狂鹿死雷驚天地老龍飛范增墓詩云忿失
壯圖撞玉斗豈知天命與金刀皆佳句也八詠今不傳
於世惜哉

杜祁公

石林詩話云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
鬚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為奇節危
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為為賢而以得其所為為幸

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為守相與甚歡公
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
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
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
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蔡寬夫詩話云張文孝公觀性端謹一生未嘗作草字
故其詩有保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之句世多以謂人
之所為可於書體見之此殆不然亦適然耳今書吏自

少即學楷法往往自不解破體其人豈皆端愿者邪人物之高下要自其書之氣韻觀之蓋精神所寓有必不可掩者初不在真與草也杜正獻公以直諒端方名天下平生踐履未有一事少出禮法年過七十謝事始學草書遂盡其妙今使人每見之則其英特秀爽无所降屈之氣猶若可想見者此其所以異乎

林間錄云杜祁公衍張文定方平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朱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勁正未

嘗雜學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承事乘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朱應之而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脉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闖茸如所謂首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耽着聖人微言无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

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
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朱
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
此書邪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
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即命駕見文定叙其
事文定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
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
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之亦必藉同事也祁公大悅

張文定

冷齋夜話云張文定方平慶厯中嘗為滁州游瑯琊山
藏院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函發之即楞伽
經餘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經未畢而
化因續書殘軸筆蹟宛然如昔因號二生經常以經首
四句偈發明心要其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知
不得有无而興大悲心公後以此經授東坡東坡為序
其事代寫此經刻於浮玉山龍游寺茗溪漁隱曰楞伽

經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近時有閩人楊彥國深究
宗乘遂箋注此經仍析為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贊之
讀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謂其家曰即以此經徇
葬久之其冢間神光發現村夫疑其所藏珍寶謀劫其
冢其家知之即發出此經神光遂滅因傳此經於世

石林詩話云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
邁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
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

題詩甚多无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廟詩云縱酒疎狂
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
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
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蓋自少已不凡
矣

東坡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飽瓜老病身一榻從茲
還倚壁不知重掃是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
州安道口占此詩為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

向人也

陳亞

迂叟詩話云陳亞郎中滑稽嘗為藥名詩百首其美者
有風月前湖夜軒窓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
贈乞雨日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
漫叟詩話云嘗見近世作藥名詩或未工要當字則正
用意須假借如日仄栢陰斜是也若側身直上天門東
風月前湖夜湖東二字即非正用孔毅夫有詩云鄙性

嘗山野尤甘草舍中鈎簾陰卷栢障壁坐防風客土依
雲實流泉駕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
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
旱天麻麥疎題詩非杜若牋膩粉難書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
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荅鄱陽客詩云江臯歲暮
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
豈君知是也

茗溪漁隱曰禽言詩當如藥名詩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造語穩貼無異尋常詩乃為造微入妙如藥名詩云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遠志甘遂二藥名也禽言詩云喚起窓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梅聖俞禽言詩如泥滑滑苦竹岡之句皆善造語者也

林和靖

山谷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

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
何緣弃此而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茗溪漁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
斜入一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
觀此句畧无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蟹不如一
蟹也

蔡寬夫詩話云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
浮動月黃昏誠為警絕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偷

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
人乃知詩全篇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為圖蓋以此
大抵和靖詩喜於對意如伶倫近日无侯白奴僕當時
有衛青破殿靜披氈白舌齋房閒試酪奴春之類雖假
對亦不草草故氣格不无少貶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
秋靜鳥行疎長句如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
晴煙含晚樹人家遠雨濕春蒲燕子低等何害為工夫太
過

雪浪齋日記云為詩當飽叅然後臭味乃同雖為大宗匠者亦然月觀橫枝之語乃何遜之妙處也自林和靖一叅之後叅之者甚多

陳輔之詩話云唐人牡丹詩云紅開西子粧樓曉翠揭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蓮花詩林和靖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似野薔薇也遜齋閑覽云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詩獨云鬚撚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臘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

不到處矣又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
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閒靜之趣凡詩之詠物雖平淡
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為工公後復有詩云遙知
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蓋取蘇子卿詩只言花似雪不悟
有香來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
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曠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
非大手筆不能到也

東坡云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

酴醾比只欠溪邊月下杯此梅二丈京師逢賣梅花絕
句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
談笑也

苕溪漁隱曰林和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每用
之如麾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无不如意惜其
日夕且弊作詩以錄其功云神鋒雖缺力終存架琢珊
瑚欠策勲日暮間牕何所似灞陵憔悴故將軍殊有憫
勞念舊之意

遜齋閒覽云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輻鉤輻格磔謂鷓鴣聲也詩話筆談皆美其善對然鷓鴣未嘗栖木而鳴惟低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句云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譜言荔枝未經人摘百禽不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枝夏月即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宋子京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

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惠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
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
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繞百千回是不
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繆也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陂湖間茭蒲所積歲久根為水所
衝蕩不復與土相着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
遂可施種植耕鑿人據其上如木筏然可撐以往來所
謂葑田是也林和靖詩云陰沈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

葑上田正得其實嘗有北人宰蘇州屬邑忽有投牒訴
夜為人竊去田數畝者怒以為侮已即苛繫之已而徐
詢左右乃葑田也始釋之然此亦惟浙西最多浙東諸
郡已少矣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八

宋 胡仔 撰

范文正

泠齋夜話云范文正守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至寒餓無在其右時盛習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

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下揚州
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
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即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韓公憐
之百計賙恤為求婚恐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
門而注死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

隱居詩話云詩豈獨言志往往識終身之事希文小官
時作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
里共猶訝一分虧希文負人望世期以為相而止於參

知政事介甫為殿中丞羣牧判官時作郢州白雪樓詩
略云折揚皇荂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
幾人况復區區郢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
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更新
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蜂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後山詩話云文正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
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硯所著小說也

文潞公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為相劉沆
王堯臣為參政始議立皇嗣而事祕不傳雖英宗亦莫
知也元豐中王公之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
臣在政府時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於家及宣取上驚
歎久之是時富劉王三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遽
召至闕慰藉恩禮隆厚冊拜太尉及還西都上作詩
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禹玉
詩云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蘇黃門送潞公詩云遍閱後生真有道
欲談前事恐無人蓋潞公官爵年德難為形容非此兩
句不能見也

石林詩話云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
餘畝潞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為佳處初為本州民所
有潞公為守買得之潞公自許徙鎮北門而文元為代
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舫載酒及芳辰丞相園
林潞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閒人遂走使

持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王岐公

侯鯖錄云元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為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黿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

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
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
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
樂又添一杯

石林詩話云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
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於階下而宰相答拜於阼階上
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尚書省
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百官不得不正其

名分於始此國體非為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
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習
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上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
為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
也

王直方詩話云禹玉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
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齷王介甫奇奇
歆殺宋韶宣常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

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山人曰某自來多作十七十六字詩著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隱居詩話云溫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詩帖子是時歐陽修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閤故不進俄有旨令進溫成閤帖子文忠未能成詩禹玉遽口占一首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烟瑣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

色勝人間文忠深歎其敏麗

趙清獻

石林詩話云趙清獻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庶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

詩有言馬尋舊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范蜀公

迂叟詩話云范景仁鎮喜為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輕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期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三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

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後山詩話云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
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
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司馬溫公

東坡云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
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
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石林詩話云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至洛中嘗有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論事不合而去而神宗眷禮之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為言況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為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自期也

王直方詩話云溫公嘗題趙舍人庵曰清茶談話難逢
友濁酒狂歌易得朋

韓持國

潘子真詩話云韓子華自相府以病乞補外出鎮北門
韓持國時以論事不當罷猶帶職名以詩寄其兄有移
病暫休丞相府坐謾猶著侍臣冠之句移病謂移書言
病見楊敞傳坐謾免見孝武功臣表謾誑也

音漫

石林詩話云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

流絕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為杜君章所有
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
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為常至今故吏猶能言之余嘗
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
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惜春寒雨濕衣尚
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獻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
尚少故前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著雨
更相宜漫其後句茗溪漁隱曰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最

宜新著雨妖饒全在欲開時前輩以謂此兩句說盡海
棠好處今持國柔艷著雨更相宜之句乃用鄭谷語也
至於東坡作此詩則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
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自然富貴出天姿
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
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淒愴
月下無人更清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
之東小山上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攜

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
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石林詩話云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
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
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
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為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
以為工處著力太過何但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韓持國嘗有詩云青煙幾人家綠野山

四抱當時無不傳之

雪浪齋日記云韓持國謝師厚詩絕妙莘老亦疊疊逼人韓云數畝家園荒杞菊一池秋水沸龜魚前人評此詩云沸字直錢謝師厚詩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莘老云尚想紫茱盤明珠出新烹又云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鉤新月破黃昏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對余言謝師厚七言絕類老杜但人少知之耳如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

之杜集無愧也師厚方為其女擇對見庭堅詩乃云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因往求之然庭堅之詩竟從謝公得句法故嘗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

後山詩話云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使荆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石林詩話云元厚之知荆南夢至僊府三人者聯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

幾入為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書名
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神僊以為是
戲邪已而持國元素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
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為直院則三人名又皆從絞
絲蓋始終皆同決非偶然者以此推之仕官升沉進退
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
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亦一時之異
也

韓玉汝

東坡云韓鎮為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玉汝鎮字也孫臨最善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石林詩話云元豐初北人來議地界玉汝自樞密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臨行遽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詔步軍司遣兵為殷家

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劉
貢甫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以戲之云票姚不復顧家
為誰為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
輝玉汝之詞由此亦盛傳於天下

石林詩話云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蠟紙本
世傳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
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
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前七人所存唯厚卿而

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遂明
謫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云諸公當日聚巖廊晚謫
南荒半已亡唯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
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
題云曾游滄海困驚濤晚涉風波路更艱從此江湖無
限景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有題云此身何補一
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為山下土嘗尋遺墨話
存亡余家併錄諸公詩每出讀之慨然自元豐至建中

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共
為圖中之游而未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
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
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
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為危辭蓋有激而云豈
此景真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苕溪漁隱曰江湖
之景天付閑人今諸公居宰輔享富貴如此又欲兼有
江湖之樂貪而不止世間豈有揚州鶴邪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九

宋 胡仔 撰

六一居士上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文各有平日得意不過數篇然它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公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公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

為文一日被酒語裴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藏之以志公意余在汝陰見裴問之亦然今閱公詩者蓋未嘗獨異此三篇也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父少時喜誦文忠公詩一日過梅聖俞曰近得永叔書方作廬山高詩送劉同年自以為得意恨未見此詩功父為誦之聖俞擊節歎賞曰使吾

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功父再誦不覺心
醉遂置酒又再誦酒數行凡誦十數遍不交一談而罷
明日聖俞贈功父詩其略曰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
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苔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
俞於此詩自注云郭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高

西清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
谷且命幕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
即書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

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其清放如此

茗溪漁隱曰永叔送原甫出守永興詩云酌君以荊州
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
若駿馬馳平坂黃魯直送王郎詩云酌君以蒲城桑落
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
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胷中之磊落菊制短世之頽
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從來兄弟之情近時
學者以謂此格獨魯直為之殊不知永叔已先有也

西清詩話云劉原甫敝再婚永叔以二絕戲之云平生
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應紙貴開簾
却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
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甫不悅

高齋詩話云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
為館職徐氏必欲訾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
同舍馮當世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俟馮出局楊鞭躍馬
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甚喜成婚始寤其非

竟以反目離婚歐公嘗作詩云無擇名聲重當世早歲多奇晚乃偶蓋為此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為詩云北州能事藹佳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塵高談四坐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洒有餘清李名愿李都尉長子先魯知相州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

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病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苔溪漁隱曰舊說梅聖俞日課一詩寒暑未嘗易也聖俞詩名滿世蓋身試此說之效耳

宋子京筆記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弃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詩亦然

後山詩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侯鯖錄云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
眩生花後見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
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石林詩話云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公守
汝陰與客賦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坐客皆閣筆
但非能者耳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
僧舍茶烟濕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
此之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

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
冥搜竒譎亦不免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
深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
則退之兩篇殆無以過之也

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
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鶯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新陽
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莫犯暮雪
緜緜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

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為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
虛窓靜聞落酒壚成徑集餅罌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
掃起斷復續猓虎圍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薺麥豈恤
空林饑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屨乃知
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為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
胷襟如洗滌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頽雖
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為發其端凍口
何由開一喙其後東坡居士出守汝陰禱雨張龍公祠

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詩曰窓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孤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

稜却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飈驚落
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
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
鐵自二公賦詩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措筆乎

漫叟詩話云王綸女為鬼所憑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欺
不在亂飄端葉向人間說云天上有端木開花六出苔
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簷蔔無香散六花之句注云簷
蔔梔子花也與雪花皆六出蓋亦猶王綸女雪詩以端

木開花六出遂以比雪花之六出耳山谷乃謂東坡未極其趣曰薝蔔花即今山梔子花染梔子花六出雖香不濃郁山梔子花八出一株可香一園佛說譬如入薝蔔林中惟嗅薝蔔不嗅餘香於此可驗余謂山谷此說殊穿鑿東坡止言梔子花六出以比雪花六出而已初不論其香之有異兼梔子花只有一種即無染梔子山梔子二種但其地有肥瘠故開花有大小皆是六出亦無八出者其香悉濃郁佛書止言如入薝蔔林中何嘗

分一株之異乎

冷齋夜話云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牆腰月半稜坐客皆稱奇絕次仲曰此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茗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飛花又舞謫仙簷之句余讀李謫仙詩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恐或用此事也應慙落地梅花熾故作漫天柳絮飛世傳王淡

交雪句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風與坡詩全相類豈偶然邪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蓋蝗遺子於地若雪深一尺則入地一丈麥得雪則資茂而成稔歲此老農之語也故東坡皆收拾入詩句殆無餘蘊矣余亦嘗有春雪鄙句潤資宿麥兩歧秀寒勒新花幾信風遯齋閑覽云羅可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誠佳句也

茗溪漁隱曰羅隱雪詩云曉窓呵筆尋詩句一片飛來

紙上消格雖不高亦小巧可喜

石林詩話云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梅聖俞為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為警策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暉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遂闕然

以為主司惟酬唱不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
曹為蠶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終元豐末
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
勝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
可謂不得人矣

西清詩話云世傳歐公掌貢闈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
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楊鸞問荅見鄭文寶
江表誌非歐公之言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春試進士皆在南省中東廂刑部有樓甚宏壯旁視宣德直抵州橋鎖院每以正月五日至元夕例未引試考官往往竊登樓以望御路燈火之盛宋宣獻公在翰林時上元以修史促成書特免扈從嘗賦詩云屬書不得陪春豫結客何妨事夜遊還勝南宮假宗伯重扉深鎖暗登樓蓋謂此至嘉祐中歐陽文忠公知舉梅聖俞作莫登樓詩諸公相與唱和自是遂為禮闈一盛事予崇寧初為點檢試卷官嘗亦屢登壁

間猶有前輩題字甚多然无復數公之樂矣今省廢為
開封府樓亦隨毀

東軒筆錄云范希文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
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永叔嘗呼為窮塞
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守平涼永叔亦作漁家傲一詞以
送之其斷章曰載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
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

宋 胡仔 撰

六一居士下

茗溪漁隱曰歐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
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喜咏花當時有一花之
異彼必形於篇什而寂无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
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余謂歐公此言非是觀劉

夢得元微之白樂天三人其以牡丹形於篇什者甚衆
烏得謂之寂無傳焉劉夢得乃是詠渾侍中牡丹非詠
魚朝恩宅者此亦歐公誤記耳其詩云徑尺千餘朶人
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向諸家又賞牡丹詩云庭
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蓉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
開時節動京城又云有此傾城好顏色天教晚發賽諸
花其詩若是非獨但云一叢千朶而已元微之看牡丹
古詩云蝶舞香暫飄蜂牽藥難正籠處綵雲合露湛紅

珠瑩又西明寺絕句云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眩轉紫
雲英自從天女盤中見直至今朝眼更明若白樂天凡
有此詩數十首其牡丹芳長篇云千片赤英霞爛爛百
枝絳艷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麝臍囊映
葉多情隱羞面卧叢無力含醉粧又看渾家牡丹戲贈
李二十云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家人人散
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又買花詩云灼灼百朶花
戔戔五束素又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則當時此

花之貴斷可知矣花品序又云牡丹自則天已後始盛
歐公此言信然余今因以開元時牡丹二事驗之蓋開
元正是則天已後也其一事即李翰林集後序云開元
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
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
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
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
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遽命李

龜年持金花牋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
白欣然承詔猶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
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
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
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
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
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
竹遂促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

菊酒笑頷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
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
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其一事即松憲雜錄云明皇
內殿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為首秦云李正封詩
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粧臺前飲一
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余嘗謂二李之詩詞格
騷雅真可壓倒元白歐公亦遺之而不言獨稱劉夢得
有此詩殊不可曉也花品序又云予居府中時嘗謁思

公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
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然予所細見而今人多
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思公即錢
惟演東坡云惟演為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
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於荔支歎亦云洛陽相君忠
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為思公惜之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謝人寄牡丹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
月纔如熟羊胛用史載海東有國曰骨利幹地近扶桑

國人初夜煮羊胛方熟而日已出言其疾也茗溪漁隱
曰余讀資治通鑑云唐太宗時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
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
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所紀與史載小異此作羊脾歐
公作羊胛仄聲押韻未知孰是唐子西語錄云凡為文
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
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
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

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學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王直方詩話云寄江十學士詩云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七鑲又有當宿直詩萬釘寶帶爛腰鑲劉貢父云永叔這條腰帶幾次道着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為未盡妙以質於

子和子和曰六一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

王直方詩話云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為貴自劉貢甫首為題之又邀諸公賦之然後世以為貴重貢甫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

鼓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
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
求此紙云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漫叟詩話云歐公有詩與王荊公云翰林風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荊公答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
何敢望韓公文忠所謂吏部乃謝吏部也後人疑荊公
有韓公之句遂以為韓吏部非也此二聯政不相參涉
茗溪漁隱曰齊吏部侍郎謝朓以清詞麗句動於一時

長五言詩與沈約友善約嘗謂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歐公所乃此見南史

西清詩話云丹青吟詠妙處相資昔人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蓋畫手能狀而詩人能言之唐人有盤車圖畫重岡複嶺一夫馳車山谷間永叔賦詩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又南唐畫俗號四暢圖其一剔耳者曲肘仰面作挽弓勢一搔首者使小青理髮跌坐頻首兩手置膝作輪指狀魯直題云剔耳厭塵喧搔頭

數歸日且畫工意初未必然而詩人廣大之乃知作詩者徒言其景不若盡其情此題品之津梁也

侯鯖錄云永叔閒居汝陰時一妓能盡記公所為歌詞公戲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二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語人曰修在三峽賦詩云春風疑不

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不見佳處
併讀之便覺精神頓出文意難評如此要當着意詳味
之耳

冷齋夜話云人意趣所至多見於嗜好歐公喜士為天
下第一常好誦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范文
正清嚴而喜論兵常好誦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
凝清香東坡友愛子由而味着清境每誦寧知風雨夜
復此對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

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夢作白鷗
去江湖水粘天又作演雅詩云江湖野水碧於天中有
白鷗閑似我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
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
坡作韓幹馬圖詩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
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
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

天工與清新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
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以為若論詩畫
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為法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云凡人作詩不可泥於對屬如歐
陽公作泥滑滑云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
千字不可以對宮字若當時作朱字雖可以對而句力
便弱耳歐陽公歸田樂四首只作二篇餘令聖俞續之
及聖俞續成歐陽公一簡謝之云正如雜劇人上名下

韻不來須副末接續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為樂真所謂一時之雅戲也

侯鯖錄云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復自汝移揚作詩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茗溪漁隱曰儲光羲詩云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永叔詩云田家何所樂簞笠日

相親桑條起蠶事
莒葉候耕辰
用前詩之意而益工也
唐子西語錄云謝固為綿州推官
推官之解文忠公生焉
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
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
冥搜竟夕僅得句云
即彼生處所
館之與周旋
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